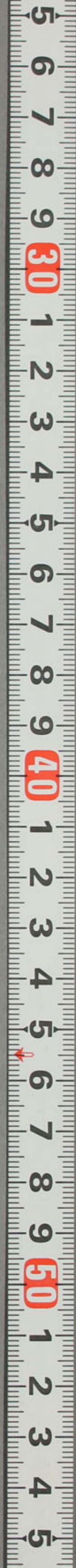




辨疑錄

論
五
卷
一
二

辨疑錄
5227
01





辨疑錄卷之三

論孟億

伊藤長胤 著

中庸附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何晏云本基也
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程
子曰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
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云云集註專據程說遂
解為仁曰猶曰行仁何氏解雖無深意不甚失古意



先儒以仁爲心之德則未發之體也自是已上更無本之可推故專用上爲說以始下手處爲本日孝弟行於家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所以有第一坎第二坎說與有子之意殆有進反生反之異蓋仁者天下之達德以遍覆群生惠澤覃洽爲極堯舜之事業也君子脩身所以求至夫仁也而其爲入孝弟者生質之美未經教化而其行近道犯上之小尚不敢爲況作亂之大者而忍爲之乎斯其造道之有本矣苟擴而充之則堯舜之仁亦可自是而庶

幾也故曰孝弟其爲仁之本與孟子謂充四端之心而足以保四海良知良能達之天下而爲仁義其工夫一也學者須參攷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古人之所自省察期望者與後世不同若自後世言之必曰私欲未除何以祛之妄想未息何以鎮之蓋古人專以愛人爲本後世專欲檢束己身無非僻之可指所以其所自省者亦大不

同此等事學問大關鍵處學者不唯不加意雖告之或不甚省子夏所云賢賢易色章亦設對君父賢友盡其道者而曰吾必謂之學矣不舉恬淡寡欲之人而言其意亦然

○傳不習乎何晏曰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程子曰不習而傳與人集註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古義從何氏程子說范氏尹氏亦如之集註從謝楊周氏說或疑如何說則唯專為師之戒而不可泛為世範聞而不行學者之通病覺集註為

親切予謂此曾子非設二事以垂世戒平日所自省其身者如此曾子齒德兼邵夫子在日已有門人小子受業安傳不習之事以誤人正是當日所務猶醫師以未經驗藥傳人恐其或害人且上二事皆是遇入不苟之事相叙為說義類惟同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其意一般與默坐澄心驗念慮之真安以為省身之要異矣且凡傳之云謂授之于人不言受於人也如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及韓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云云皆然受之於師不可謂之傳

又傳不習語甚迫與學而不厭教而不倦等語不相似故知何氏說不可改也

○子貢曰賢易色孔安國曰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邢氏疏云易改也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謙上蔡范華陽說亦如此集註從之或問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則其以德色相為消長也舊矣程子曰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游尹解從之漢書李尋傳顏師古註易讀太聲易色輕畧於色不貴之也徐燭筆精所云輕

易女色即是也此近古註說蓋賢也父母也君也朋友也皆我所接之人也色也力也身也言也皆我身之接入者也相次為說自覺穩帖故古義必從程子說或云集註亦覺親切予謂解經必要親切亦是後世之病賢易色只是敬賢一事與下三句亦只是一事相協為說自是整齊不應一事上又生枝節兼寓戒色之意且一色字難該好色之心四字又不問禮義而但曰改好色之心亦非所以為訓古書曰辟色曰變色皆指顏色而言程子之說尤當信從

辨疑錄 卷三 四
後世解經兼有數義人苦難一決殆如射覆商謎
聖賢立言豈兼含數義以枝指其旨乎哉當初只是
一義而已但歷世久遠語言轉變遂致難曉後世但
擇其平穩親切者從之亦宜然亦當論其時世以辨
當否如沈存中解蒲盧爲蒲葦後世覺其平易可從
然考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及爾雅揚子法言皆
有其說此古之套語以喻物之易化其實然與否不
必要講究古註不可易也如賢賢易色亦然德色相
較固是親切然此章就君父賢友上各盡其道只是

一件事不可賢賢上兼寓好色之戒彼此合攷范氏
之說爲長古者敬入曰禮貌禮貌衰則去謂之辟色
謂敬賢而誠曰賢賢易色自是古人口氣似泛然而
意實至

○學則不固孔安國曰固蔽也又有一說曰人不能
敦重既無威嚴學亦不能堅固識義理集註則從後
說曰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游氏云
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似從古註古義亦從之或
云與上句語勢不倫或問曰此蓋古註舊說而張子

辨疑錄 卷三 六 告告齊集
從之。但文勢若有反戾而不安者。蓋曰不重則不威。則當曰不學則固。若曰學則不固。則當曰重則有威。且學之爲功。又豈止於不固而已哉。呂楊之說。蓋亦如此。予謂此章一句是一事。二句串說。則其詞固若相戾。一句各說一事。則不妨不相類。固字從有兩義。有貞固之固。有固陋之固。如夫子所云疾固。孟子所云固哉高叟之云。皆固滯之義。竟非美辭也。此所謂固當從其義。且人之搢守。可以言堅固。而至於學則不可以堅固言也。又就一句而言。如曰恭則不侮。尊

賢則不惑。皆說其功效。此亦言爲學則不固陋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舊說禮有體用。而其用貴和。然古者無體用之說。禮儒行篇亦有此語。云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古義據之。訓用爲以。燕義則又云和寧。禮之用也。此亦易象所謂義用時用之類。非對體而言也。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云云。馬融註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文質二統。據此說。則當於夏字下絕句。何者。三綱五常是萬世不易之道。曷得謂之

禮文質三統世有損益固可謂之禮馬氏蓋以禮字屬下讀今用馬氏說而於禮字下絕句者誤矣此說先人嘗考出載日札中杜欽傳曰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漢儒蓋以禮字屬下然本文則屬上為善

○繪事後素鄭氏曰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集註後素後於素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此二說正相反

鄭氏言以素為後朱子言後於素功然為夫子以此一句貼逸詩三句說則同也畢竟此詩三句上二句言容貌之美下一句言服章之華與衛風竹竿所云巧笑之瑳佩玉之儺者一意誇容貌之與服飾相稱子夏雖舉三句為問而其所疑只在下二句故夫子亦只解下一句而不及上二句集註云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然上二句不見加華采之飾之意殆屬強解周禮考工記曰凡畫績之

事後素功鄭註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汚也與論語註異古時畫法固不可悉然其以素爲後則可無疑也且古言之例素以爲絢猶義以爲質之類此以義爲質也非有義而後加質也則素之爲絢可知矣後素之爲言猶先難後獲後義先利之謂此以獲爲後以義爲後也則素之爲後亦可知矣夫子告之以後素而子夏卽以禮後乎而反之分明以禮喻素也然夫子意中未有此意故曰起予者商也大意言人有其實而後可加之以禮文苟無其實禮文雖

循乎外而不足取也

○里仁爲美擇不居仁焉得知鄭玄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求居而不居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集註曰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古註解爲仁者之里其說固迂集註解做仁厚之里則當然通章做擇里之事則可疑也孟子第二篇引此語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古義從之言里有仁厚之俗人尚爲美而居之

擇所以處身而不居仁不得爲智也孟子書中此意尤多如曰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又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皆此意爾大抵此篇通下七章皆類記夫子言仁之語而此章居首則知說擇仁之事而非言擇居編列之次自可攷知也謝上蔡已引孟子做擇術說朱子何以不從豈以心德愛理之解不須言擇耶然居仁處義聖訓炳焉既謂之居何害乎言擇○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

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集註曰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則其意稍緊楊龜山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則苟爲苟且之苟古義惡讀太聲苟亦從苟且之義言人苟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爲人之所惡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夫子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爲其終也已蓋爲人所惡不仁之所致苟志於仁則且不爲入惡況躬實行仁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之効亦可知矣此仁之所以爲美德而夫子之言之也大抵聖

人之言布帛菽粟常在庸言庸行上爲說而無奇異之語然明白易知者亦不煩提說若人誠志於仁則豈復有惡此不待聖人之言

○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同情也然君子之於事也出處進退必以其道故云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蓋言不以其道則雖得富貴而不處得貧賤而不處也季札之太矣不處富貴也顏子之陋巷不處貧賤也此就其所素之位而言處之太之之道也非得富貴得貧賤之道也孟子所謂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駁馬千駟不視亦此意爾二國志王豚傳曰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陳白沙云不以其道謂處富貴太貧賤不以其道非謂得富貴得貧賤不以其道也古義初仍朱解後改此說若如舊說則只當曰太就而不可言太處且得貧賤之道說得不穩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云云孔安國曰黨黨類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云云古義黨朋類也指親戚僚友而言人之

於過不有無由而妄生者必於其親黨而過可以知其仁矣予謂黨本鄉黨之黨通爲朋類之義而類字則有品類之義故以品類釋黨則似隔一重蓋入防身之慮周則於親戚僚友之間必存形迹避嫌疑自無連累之患苟篤於親親則或失乎慈愛不免有過如周公之於管蔡是也故曰觀過斯知仁矣大抵過之云本出於無意如小人之失乎薄則踈其當親而不親以防過失專出於有意之私不可謂之過也且里仁篇自首章至此凡七章類記夫子言仁之語則

其專言仁可知矣此出先子意見未聞先儒有此說祖牟對州大塿氏造都堦明態楸四書正義到其書大體依朱解唯此一章與先說同日黨類也仁以心之真懇言人之過或出於恩義之難全或迫於事勢之兩窮蓋各於其類也此雖名爲過而真誠懇切之心卽寓於過之中故觀過可以知仁矣過安可槩弃入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程子判其異云動以天爾蓋言中庸忠恕學者

分上之事而屬人爲論語忠恕聖人之事而如天道之自然無待於推與他處忠恕不同此不然也道字不同焉耳曰夫子之道者謂夫子之所道猶言方法也違道之道謂天下之大道如大學所云近道之道夫道是天下公共之物夫子豈專以爲吾道而曾子豈亦自私以爲夫子之道乎哉如先儒說則夫子只言吾心一以貫之可矣且從其說則隨事精察以求至夫一曾子之所以證道也推己以及物學者之所以求至夫仁也故曾子借學者忠恕之目以喻聖人

一貫之旨然則今日從學者抑隨事精察以求至夫一乎將從事忠恕以求至夫仁乎此其本起自以格物窮理爲學問之要遂以禪家投機契悟手段解聖賢日用平穩語分斷前後遂致此扞格此本一條話頭耳自夫子而曰吾道自曾子而曰夫子之道豈有二致哉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對之曰唯而及門弟子叩問乃曰忠恕而已矣此本非甚深難解之事蓋夫子之教以仁爲宗而求仁之方莫近於恕孟子曰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忠雖是盡已之事而盡已亦對人而可言未聞不接入而有盡已之可言也故曾子以此二者喻夫子一貫之旨其事雖非所易遽盡者而孔曾語旨本自明白昭晰不煩解釋及後世理學盛遂以為孔曾傳授默契玄旨而以一為一理之名以貫為萬殊之目初學之輩不徒不能領當其事而其義解亦難遽曉讀此章者只當識得夫子之道無復佗岐唯在忠恕而每事務盡忠恕此學道之有益也

○曾子告夫子之道於門人不過忠恕二字及夫子告終身受用一句於子貢則只恕一字而已此等字後世尚竦訓故在古昔則固不煩詮釋聖賢之相告戒何其簡而易從明而易知耶而其有及物之實效亦何其無窮耶

○忠恕與忠信相通最為接入之要道求仁之直訣聖門學者之所常從事者也但施已不欲勿施于人此說行恕之方非恕字之義恕只忖度之意忖度人心體量好惡不施其所不欲者則恕行而仁得矣先

儒以方法作字義遂致齟齬語孟字義辨之已詳矣
至曾子以忠恕明夫子一貫之旨爲千古未了公案
學者遽難置喙此亦求之甚過而遂爲虛遠故也大
抵聖人之道專在接人上爲重夫子之道有天道有
鬼神有禮樂兵刑有詩書易春秋其言千條萬緒固
雖如不可以一端而求其所歸一則無不以接人盡
其道爲主而名之曰仁猶網之總于綱輻之湊于轂
所謂一以貫之者豈外此而別有可斥名者乎哉曾
子親炙之久領解之明其所且體究而諳悉及夫子

告以一言則對曰唯正如同鄉之人與談鄉土也告
之門人則以忠恕而已矣非分疏其義也所以語下
手之方也聖門之問答皆以爲受用之地非只研究
其義復休也苟體認忠恕二字行之于身則一以貫
之之驗庶幾得之此其所以告之也

○子貢嘗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夫子則曰
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可以證忠恕一貫之
義子貢聖門之高第夫子問其與面孰愈其待之亦
不貲矣豈以曾子門人視之哉請問終身受用一句

其事亦切且重而夫子只以一恕字答之恕之爲要道可驟見矣管子以此明一貫之旨不亦宜乎仲弓問仁夫子亦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言雖不及恕亦恕之事也樊遲問仁夫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彼此參考恭敬忠恕求仁之工夫接人之尤要者也故聖賢每舉以爲教而忠恕爲最先儒以爲夫子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非學者之所可遽曉也故借學者受用之且忠以明渾然之一理恕以明泛應

之萬殊與中庸所云忠恕其義不同此蓋自理一分殊之說來學者其審焉

○顏淵曰願無伐善勿施勞孔安國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集註伐誇也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或曰勞勞事也云云古義施勞解從古註伐善則出自獨創言毀人之善也後漢書黨錮傳序曰黨同伐異之說註異色者攻伐之伐善之伐猶其意若從舊說則此二句只是謙卑不自滿假之事雖是美德只管一己無復及物之驗通考全章前乎子

路之所志云云後乎夫子之所志云云皆是濟物之
仁然則顏子之所志亦為及人之事可知矣古聖人
之學專在安人利物不徒以一己之無疵累為足其
風義自可想望也比日長堅與塾子讀史得之于後
漢書朱穆傳其所著崇厚論日記短則兼折其長貶
惡則并伐其善先子之所意暗與此合遍考漢唐以
來諸解並無異旨唯見此爾義理之妙千載猶新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氏云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疏云他人無是行於

述而篇

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朱子曰云云按此二
說正相反鄭氏意此三事唯我有之而他人無之其
意似驕倨且何有於我之我就各人上言其說亦覺
難曉集註則云此三事我無是行其意亦明然夫子
嘗答子貢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又
答公西華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
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夫子聞人之譽已每自謙讓
不居而唯於此二事則當而不辭何得到此却謂我
無此行乎又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

如丘之好學也。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學不厭之事也。又嘗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此教不倦之事也。彼此併攷，夫子每承當此二事，可知矣。先子謂默而識之，是虛語。猶衛風柏舟詩所謂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之云。夫子自記存其身之所有也。言予默而知之，我所能者，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唯此二事而已。除是之外，復有何事於我哉。與出則事公卿，語意一般。默識心通，古來相沿，為妙契之套語。集註豈有慮乎此而

通二事為謙讓之詞耶。然此一句與下二句語勢不倫。且其工夫之難易淺深亦難駢說。則唯當作閑語。此出先子之發揮，千古獨解識者必取焉。羅近溪明道錄中一說適與先說符。曰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脉，而喫緊著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推開說。何有於我也耶。此二條當作一套說。但默識一句解尚覺傷深，何有亦解，做不難此為不同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

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正義曰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集註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其說異同與默而識之章同程子則云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其意與邢疏同但邢氏曰我獨有之則言涉虛誇程子曰俯而就之則意似作爲古義從其義而意則異蓋畫一至近易爲之事以自承當聖人之謙辭每每如此一以見道

之在乎至近一以見聖德之盛而其言愈卑若不然則聖人有時而爲酒困不能勉喪也雖詞之謙豈至是乎然則默而識之章亦只說一事自可例知集註第七篇解既如彼則此章之義自不能不如此但當以此章例推前章耳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何晏曰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執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正義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乃謂之仁恩被於物

物亦應之故可倚賴朱註云云按志道游執一事其義固明古今無異議據德何氏解亦可無疑也唯解依仁做倚仁者最覺不當豈據汎愛衆而親仁歟然上之志道據德下之游執皆事也非人也此類不倫吾知其說之謬矣集註解此二項其義雖明而甚馳高遠要非夫子垂訓之本旨若如其說則有德而後可據得仁而後可依此顏閔以上之材始可承當泛通學者而言則未有德何以得據未得仁何以得依夫子之言不殆爲虛設乎大抵道也者著於人事之

實恰好正當處是也以其當行而謂之道以其當得而謂之德分而言之而仁智之名立道執之分判焉聖人標榜之以爲學者之示終身受用之次第節目以立言如此然則所謂依仁云者亦言凡行事之不可不依此而行焉耳猶處仁蹈仁之云豈必仁者而言之哉自宋以降心性之說盛而道德仁義之名遂爲心理之別稱以此解聖人之書故說之益詳而行之益難嗚呼太聖人之世如是其久也太聖人之居如是其遠也而聖人之言繁著方策漢已後註家無

慮數十家何氏解獨傳而今則宗集註孰是孰非將誰適從聖人之心其果可見乎果不可見乎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而逃諫武王伐紂而遂餓死於首陽此史記所載本皆無憑據孟子中稱伯夷之行者六七章未嘗舉其事實只曰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又曰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又曰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可見其非國君之子矣子貢問夫子以古之賢人許夷齊而知其不為

衛輒集註以遜國諫伐一事證之者非矣此章只當以非其君不事及不與惡人交等事為證蓋以伯夷影夫子也非以衛輒較伯夷也衛輒拒父爭國其惡彰焉固不待與夷齊較其是非然聖人不棄物之仁則未可知也故子貢舉疾惡過甚之伯夷叔齊以卜之而夫子許之遂知其不為衛輒焉史記所載想因此等事附會其說耳若夫諫伐之事益不可信也明王直著伯夷十辨林有望廣之其說甚詳見皇明文衡及史綱疑辨

○大公之釣渭夷齊之諫伐談者肆口藉藉千古以
觀之是皆出戰國雜家之說要不足憑先子嘗辨
其妄謂大公處東海之濱與渭相距甚遠其事必不
信也今據孟子曰二老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
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又說伯夷
曰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是知二子之
在當時齒德兼尊素負重名於天下高尚其事屢辭
徵辟時人之所想望其風采以為斯人不出奈蒼生
何者也故以其出處卜天下之嚮背向使渭上老漁

東國逋臣人之所素不識者一旦携手以歸大國則
其殆為閻人辭焉何足動天下之視聽假使舉而加
之顯位或取衆人之駭異何以厭人心之人也蓋時
之聞人也而歸焉此周之所以王也非熊之兆迹涉
神怪叩馬之諫事出忽卒殆是神奇其事以詫異聞
焉耳孟子之所不言學者闕之可矣

○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
以事事字貼天下說或問曰所行無非仁者是也言
事皆歸著仁也呂氏曰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

下不歸吾仁。楊氏亦云：天下皆在吾之度內，此所謂存想，只想其理而已。程子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集註因之曰：歸猶與也。天下之人皆與其仁，言稱其爲仁者也。此三說俱在顏子身上說。邢氏云：人君若能一日行克己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此專就人君上言。答顏子而說人君之事，亦覺不倫。古義云云：言天下歸服其仁也。或曰：顏子匹夫豈有天下歸仁之効？此不然也。顏子躬廊廟之資，在蓬華之陋，故以仁天下之道告之。天下歸服乃仁

之極功。孟子曰：民之歸仁也，猶獸之走壙也。最可證也。樊遲豈在位之人哉？夫子稱禮義信之効曰：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孟子亦說四端之心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此泛爲學者而言，皆其事實而學者之所期望也。然則告顏子以天下歸服，亦奚容疑先儒必要就顏子當日身分上爲說，遂有存想之說，有稱許之解，畢竟歸仁二字不免強解。

○夫子之與點，先儒謂有見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云云。程子所謂曾點漆雕開已見

大意正謂是耳其說固駑於高遠而不似夫子雅素之言先子謂想望唐虞三代之治之意學者多不得其旨致不免疑滯予謂通考語孟中言狂章而求之夫子與點之意可以無疑矣夫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點之行佗無所攷孟子亦據論語而言耳蓋子路之於強兵冉求之

於富國公西華之於禮樂其抱負以此而夫子之器許亦以此則行能掩其言矣如點者欲甄陶一世措俗唐虞想望熙熙皞皞之象如恐弗及較諸三子之撰則其規模之大爲如何哉此聖人之所夢寐而未得者故曰吾與點也然不自量其才之堪與否動輒稱古之人其志如是之高而措之事業未必見其必効此所謂行不掩其言者也伊尹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及出而輔湯能伐夏救民致堯舜之治則行掩其言矣點則不然在聖門稱古之人豈外

堯舜禹湯而他有慕哉當其時耕鑿自得天下之民安于不識不知之天至治之極也浴沂風雩冠童詠歸正是其氣象非叔季之所覩也點以此為志雖未必能為其事而其不安於小成蓋有投夫子之意此其所以與之也一日不得中行而與之必狂狷乎一日吾與點也二與字互相照云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相桓公子路疑其未仁夫子對之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子因子路之疑其未仁而對之曰如

其仁如其仁二仁字相照其對子貢亦然蓋以不忍天下之民之仁而知前日不死子糾之非不仁猶良醫之治疾而弗効人咎其不能舉他日有回生之功以證前日之非不能也隨問直對由賜之疑可以釋然矣而夫子於笙竇之難可死與否不置一語於其間其意不亦明矣乎從前諸解不知出此專就管仲出處討其可否而桓弟糾兄竟不免於黨第戕兄之罪故程子據漢薄昭之言曰糾弟桓兄仲悔黨弟之非而遂事桓公所以夫子與之也然糾兄桓弟周漢

之書明文具存而其謂桓為兄者僅有一薄昭之言耳程子所據只在此若無漢書中此一句則夫子與管之意萬世之下無由識之豈然乎大抵喪亂之間推刃同氣喋血禁門或兄弟相閱或叔侄相寇古今之間徃徃而遇畢竟不過貪富貴爭權勢其間雖稍有曲直之辨皆不仁之為要不足論也而事之者各為其主管召之奉子糾鮑叔之奉小白猶狐趙之從重耳也笙竇之難其局一變則反面事桓以成一匡九合之功其志不在子女玉帛之求蓋有所抱負而

然此夫子之所以與之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云云此章從有二說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蹈水火或時殺入蹈仁未嘗殺入疏引王弼說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集註從馬氏說但其仁之云以宋學之例異耳程子則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為仁如蹈水火又答趙景平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與王肅說同古義從之予謂以古書例之孟子曰將

以避水火也則以喻焚溺之虐又曰使菽粟如水火則以言生活之具此二者固俱有據但如王說則上下二句通爲焚溺之事如馬說則上句言生活下句喻焚溺竟不如王說上下一直不煩轉換也凡語中曰吾未見者多是願見而不得之辭只當從王氏及程子說

○論語一書說仁說孝說禮樂說天道說鬼神或言仁智或言知仁勇或言禮義信自後世觀之如散漫無統紀然皆莫非人事之實人事之不一固不可以

一法御一術制也則所以示之之方亦豈止一事而已哉孟子七篇却有條理可尋以仁義二者做提綱而禮智維持之推其所以行之者於本心凡百人事皆總轄乎仁義二者故七篇之中有說仁義處有說性處先人以意味血脈分之爲此故也

○孔孟言治亦各不同孔子經濟每就禮樂而言叙先進後進說四代禮樂當時諸侯大夫僭禮郊禘雍徹旅泰等類每每道及如道千乘之國章者甚希蓋當春秋之時王靈不競名分僭亂最其所當先正者

而百姓雖窮然未如戰國之時為甚春秋一經皆自
 此意出下論中載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一章似
 無甚意趣想是當時人之所不可不知者故夫子稱
 之而載之論語耳至孟子時又餘百年壞亂益極不
 唯禮樂法度之可正而民之衣食既無所資故曰民
 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此時者也故孟子言治每乃
 自生民衣食上為說如五畝之宅章最其所致意也
 嘗曰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其所緩急
 可知已

確言不磨
 又是破天
 荒此手

○曷嘗觀夫山乎迫而觀之則千仞喬岳亦俯仰于
 枝峯蔓壑之間而與培塿丘垤相伯仲不見其為獨
 尊也望之于千百里之外則列嶽眾山埋没于煙雲
 杳靄之間而唯見其特秀一峯巋然焉耳賢者之在
 世也亦何以異焉夫子之聖當時有疑與子貢孰賢
 者有斥為東家之丘者其既沒也學士大夫猶與墨
 翟駢臂同倫擬孟子以臧孫辰荀卿鄒衍夫人未必
 信其為曠古之聖賢也自後世觀之則孔孟之德橫
 亘千古猶日月之中天而其他賢人君子未見其可

倫比人觀之于近不如觀之于遠之明論之于當時不如論之于後世之公且詳也吾於觀山而得觀聖賢焉

○古今非議孟子者有數家荀卿書有非十二子篇而子思孟子與焉其後漢王充著論衡有刺孟篇至宋司馬公有疑孟李觀太伯有非孟晁說之以道有詆孟黃次伋有評孟馮休有刪孟事見周密鄭公常執圃折衷亦有其說余隱之并司馬鄭李說而辨之著尊孟辨朱子為其未盡著讀尊孟辨大抵方漢之

初學者未知尊孟子司馬遷作史記與鄒衍相次其待之亦頗矣揚子雲稍知尊之乃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唐韓文公推崇之以為功不在禹下於是孟子之書始尊矣至程朱氏特為表章配之魯論稱為論孟此七篇之書顯晦於古今之間者然也予謂孫卿以來疑孟子者其說不過三數途曰性不可言善曰湯武以臣弑君不可為道曰不可勸諸侯以王耳而閩洛諸君子所取專在于性善故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而湯武之事亦

未全服焉故非之固非所以非之而尊之亦不得所以尊之何者孟子開卷便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七篇之中或詳而說之或約而示之其言雖異莫非演此旨及夫自暴自棄自謂不能居仁由義則有性善之說所以明仁義之實固有於己擴之可以安人利物而平天下者乃其極功也言其常則堯舜揖讓以立人極言其變則湯武放伐以救人窮皆所以安生民而仁義之極也若使人之性不善則人之行仁義何所由以為本而先王之惠鮮困窮賑恤惇

獨亦豈其心之所不欲而外姑為觀美文具以欺乎人哉聖人之於人亦豈異類如人之與犬馬不同其類而不可歧及者哉然則性善之說不可誣也且四海毒痛是日曷亡之時天下之民如坐湯火之中人皆懷來蘇之望仁人君子豈嫌乎富天下坐視其昏墊而弗救也哉漢高祖非聖賢之主也秦民尚以為湯武況湯武之於桀紂非富天下而蔑君臣之分也天下苦其虐而為所推戴譬猶病者之請良醫求治唯恐其來之不速方孟子之時周室衰弊不足以服

辨異錄 卷三
天下諸侯放恣民憔悴於虐政然則勸齊梁之君行王道以安天下文武之心也不此之出而還致紛爭故非之固非所以非之而宋朝諸子專尚心性故推尊孟子以爲其祖然孟子所謂性善則就生稟而言充不忍入之心可以澤天下乃王道之基趾也非向寂然不動處反觀內省可以求之也故其尊之亦不得所以尊之

○先儒以仁義爲性而又謂孟子始言性善發前聖之未發其言殆自相矛盾此至近之事人每不察若

使仁義爲性之名則仁義與性只是一物而異名凡聖賢言仁義諸章皆性之說也克己復禮爲仁之仁卽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之性仁遠乎哉之仁卽能盡其性之性豈一其物哉性之爲善振古已然何待乎孟子而必言善則非陳言則贅詞耳因其曰性善而知仁義非性之名也蓋仁義者天下之達德善之至極也其爲美德夫人之所同知唯性則不然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可以爲無善無不善而自古聖賢專勸人作善行仁而性之善否則未論及故孟子

特就衆論不同之中斷然以爲善使人知所本此其所以有功于世也是知仁義者天下之道而非性卽仁義也人之能行仁義者性善故也故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言命焉亦言能脩己性則可以成仁義禮智之德也

○鄒之不可敵楚者小大之勢異也方七國之時秦楚勢相敵故孟子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言其強也又曰秦楚之富不可及也言其富也

所謂帶甲百萬死士億千固非虛語也而楚竟爲秦所并豈大小之異勢哉楚踣有南方其君溺于聲色狗馬之愛宴安酖毒無復遠圖秦則上下一心專尚威力欲并六國此其所以竟爲秦所并也是知小固不可以敵大而逸亦不可以勝勤而秦雖一四海旋復失之天下竟定于漢高祖雖非聖賢之主寬仁大度知入而善任使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與民休息故永四百年之祚仁義之竟勝詐力於是乎亦可驗矣

○孟子曰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云云集註云

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又曰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此言聽訛謠邪道之辭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也古義曰云云蓋言聽其言之訛謠邪道而知其末流之有所蔽陷離窮也二說如相通而卒難一決要之讀者不泝聖賢立言之本意而徒就文尋義竟不免纏繞此章本公孫丑疑孟子之當齊卿之位或動其心故孟子答之曰我知言我善養浩然之氣其所謂知言云者聽衆人之建言而豫知後日之得失也大抵聖賢之於人言自敷奏明試已來驗其言之善否

將以措之專業若徒聽其言而察其心之淑慝此後世學子家治心工夫或是觀人之法非聖賢大事業兼用衆言以致太平之道也其事體本自不同當時如告子許行者皆建一家之言將以進之萬乘而思易天下孟子聽其言斷之一曰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也一日從許子之道相率爲僞者也惡能治天下此正是聽訛謠邪道而知其蔽陷離窮者也然則雖都大位當大任立于衆言淆亂之區豈能難於決擇而致動心耶此孟子之所以答之也

○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又曰禹臯陶見而知之子夏亦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可見臯陶之德與稷禹相伯仲而及禹崩傳位之事言益而不及臯陶者意臯陶齒德俱邵是時已不在也史記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而臯陶卒通鑑前編系之二年豈亦有所稽歟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古註云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集註云徒猶空也有

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按字書徒空也但也凡物無因之謂徒禮王制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又詩暴虎馮河註徒搏曰暴徒涉曰馮爾雅徒歌曰謠故知所謂徒善徒法謂不因先王之法而自爲者非心與事之謂也善是見于一事法是施於政令蓋有仁心仁聞者非無一善之可見一法之可取如梁惠之移粟齊宣之易牛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先王之道者

治天下之規矩準繩也。不由之故謂之徒善。徒法猶徒食。徒行之徒。孟子此章通言治天下必有其法。首舉規矩六律。下言丘陵川澤。而又引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皆言凡事之必有所因也。孟子每舉堯舜文王爲王者之法。此章亦平生經濟手段。

○富貴之極。至天下而極。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故能輕天下。人之所難爲也。人之稱堯舜也。以此。然徒見其輕而未見其重。必流于老列氏之說。溫公子喻

論子喻曰：堯舜之聖。非以其能輕天下也。廼以其能重天下也。夫唯重天下。故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之傳於子。非私之也。苟天下無聖人。以授之。則非子莫之傳矣。溫公此論。可謂能體堯舜之心矣。觀書所載。疇咨僉諧。岳牧師錫。然後舉舜。不遠而舉也。百揆四門。諸難歷試。然後授舜。不遠而授也。乃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可見其重天下矣。天下一人之積也。與之而不得其人。則天下之人困。聖人重人。故重天下。重天下。故重授之。

○聖人之行事不免致後人之疑者要不得其心焉耳舜之不告而娶人既疑之矣孟子辨之廓如也禹之不傳賢而傳子亦疑乎其德衰雖有孟子之辨而後世尚不肯信故韓退之有對禹問至於湯武之放伐不唯不信其不為弑君併與孟子而疑之故有王充李觀司馬溫公論眉山蘓氏有武王非聖人論予謂舜之不告而娶非遺親而厚色也為無後也故孟子斷之曰猶告也禹之不傳賢而傳子非疏賢而私子也啟賢而益之相日淺朝覲謳歌之所歸不得不

傳之於子故孟子歸之于天焉皆或為祖先或為天下而莫非仁也至於湯武之放伐亦然以天下之所順伐親戚之所畔非有富天下之心而伐之憫生民之陷於塗炭而欲措之衽席之安而後之人猶嫌乎有富天下之心遂不滿於湯武殊不知聖人之行事一出入其迹不同而未嘗不以安入濟世為本也此其本心而皆莫非仁也亦何疑乎禹亦何非乎湯武

○孟子曰此天之所與我者集註此天之此舊本多

辨疑錄 卷三 告子齊集
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今所行唐刻諸本於比字句絕者誤矣蓋註中比方二字誤作此乃二字也先人嘗刊正今檢註疏本云此乃天所與入情性蓋朱子所云今本也朱子答吳伯豐書云近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此天之所與我者舊本皆作比字註中此乃亦作比方檢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今集註考異蓋自此得也大抵朱子所從舊官本與今本異也離婁篇人不足與適也政不

足與間也集註間字上亦當有與字然今唐刻疏本故有與字

○聖賢立言設教猶尺牘道意以是辭明是事曷曾詭其詞以待人之商度如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孟子告曹交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子貢亦曰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皆一意言師道之無常也其曰餘師者猶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之謂明其所師者非復一人也先儒註云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明黃太樾宜照解云一點良心卽是

師也觸處皆師是有餘也俱指心爲師若然則孟子何以不直說一箇心字以示之而必詭辭以言師邪是知師是師資之師非言心也後世儒家專重心性六經中言道處多以心替說遂至亦解師字以爲心之別稱學者須識經書中言心處是說心言道處是說道言師處是說師直據其詞辨其義不可遷就以徇己見也

○詩書之間說心者罕而孟子多言心有本心良心之說然皆就已發而言故曰見孺子之將入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未嘗說未發六經中惟中庸言未發先子謂此非說心也乃演樂之德用爲耳嘗斷然以首章喜怒哀樂以下四十七字爲古樂經脫簡其說具于發揮今閱記禮樂記篇其首專說喜怒哀樂愛五者之感且多說和字又曰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又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漢兒寬亦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此或亦得於古樂書之遺言此等皆與中庸所述四十七字語意議論

如出一轍大抵記禮之書章段句字多致錯誤此或自樂書中攙入可無疑也

○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氏註曰中和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予謂中字不必解做忠樂尚中和故樂有中和中和為樂之德也尚矣蓋古有六經而樂與焉樂經亡也久矣今禮記諸篇兼說樂則古者樂經之遺也中庸本在禮記中為一篇其中多說周之禮則兼言樂亦記禮之體然也信其樂德而載之

中庸也

○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發揮云體猶象也言鬼神無形與聲雖欲象物遺之而不可得也或曰若如其說則當曰不可體物而遺不可言體物不可遺予謂此三句只是三事皆言鬼神之不涉乎形迹到下節始說其德之神妙蓋言使鬼神有形象威儀之可見則使人畏敬固其宜也今則不然而洋洋左右不敢慢易其德之盛為如何哉反應首節若如舊說則當曰

體物而無所遺而不可言不可遺體物之云圖畫彫刻泥塑木備之類鬼神無形與聲欲象物寫之而亦不可得而遺也專言其無迹也體物字與視聽字對不可遺字與弗見弗聞字對上各一事皆我之接彼也下各一事皆彼之不接我也大學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又老子第三十五章曰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盡淮南子原道訓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此等語脉皆可相證又按漢儒訓詁亦有遷就處鄭玄注

云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與朱註大同小異皆言鬼神為萬物之主也若其說則可字說不得故遷其義既訓可為所又解不可遺為不有所遺尤屬牽強

○二程共有大學定本具載全書朱子專從伊川本親當作新伊川說然大較因古本序稍移動前後焉耳未嘗分經傳亦未嘗謂格物傳闕至朱子分經一章傳十章第五章釋格物傳闕遂取程子意補成其文故此謂知本四字古本有一句程子以上一句為

衍文蓋以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為聽訟章結語也。至朱子脩章句移程子注于下。以下一句為衍文。蓋以上一句為聽訟章結語。其下補格物傳故也。其辨已詳于或問。

○程子曰：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孟子集註引之。近思錄中亦載此語。作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某平岩解云：楊氏為我，可謂無私而不仁矣。然而猶疑似於無欲之仁。墨氏兼愛，可謂泛濫而無義矣。然而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

入也。先子嘗言近思錄所引仁義二字互誤。而平岩隨文妄解，不知是正。後閱二程全書，明道先生語劉質夫錄出此語，與近思錄所載同。因思近思錄所載程語與集註所引多不同。豈朱子之修集註先儒之語有不穩者，稍加彙括歟？近思錄則隨本語寫成耳。

辨疑錄卷之三

災異之說尤然大抵詩觀人情之萬殊而接入易審世變之不同而處已書以述先王之德春秋以明是非之迹要在通一經而會其義焉耳

○古昔學者之所恆誦習者大略不過詩書二經故夫子之所雅言亦以此爲先而其說之尤詳者莫詳於說詩焉其言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不學詩無以言此數言者可以盡一經之大旨學者須奉其言以讀詩蓋人情之變不一而淑慝邪正亦不復一途苟不諳其委曲悉其狀態則無以從政無以事上無以接入而與之言三百篇之詩雖不皆善言而直吐情實無所隱諱天下之人情盡於是矣故得於詩則善體人情溫厚慈祥與物不忤自無悻戾乖角之弊故經解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實得夫子言詩之旨者也先儒解詩有感發懲創

之說稽之夫子之言則但有感發之說而不見懲創之義驗之于詩則所謂惡也者非有篡弑之謀叛亂之迹不過室家之思牀簀之褻國風所詠二十數篇焉耳通覽三百篇之中亦不中善惡相半之數何以懲發對言是知詩以道人情一言可謂約而盡矣且古者史籍不具記錄尚略先王之事迹山川風土物產之異因詩而知者多故夫子有多識之說孟子有尚友之論此亦讀詩之弘益也

○詩有六義曰風賦比興雅頌此用詩之義也非詩

之體也自鄭玄詩箋立三經三緯之說而六義遂爲詩之體而六義亾矣鄭氏蓋以風雅頌爲三經而賦比興爲三緯若如其說則當以風雅頌賦比興爲序而詩大序及周禮大師職皆列叙風賦比興雅頌可知風賦是一類比興是一類雅頌是一類各二義相比爲六義也疏以爲風中有賦比興三義雅頌中亦然故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序尤屬牽強

○自鄭氏以來二南及十三國詩率定爲國風配之雅頌謂之三經然閱詩篇題二南則直曰周南一之

一召南一之二其餘單曰邶一之三鄘一之四未嘗
 曰邶風鄘風也然則十五國詩古不謂之國風程大
 昌所謂南雅頌皆樂之名而十五國詩非風其見卓
 矣而三經三緯之說本無所據也亦可知矣

○從先儒之說則國風是里巷歌謠民間之所作雅
 頌是朝廷之雅樂然關雎一篇是咏文王宮中之事
 豈民間之所能作哉何以不列之雅頌而大小雅中
 多刺時之詩豈朝廷之所自作哉何以不列之國風
 可知三百篇中原其所作或出於朝廷或起於民間

而及其久也輯而為詩或用樂者有矣或不用樂者
 有矣如二南雅頌從來久做樂用如豳風亦然其餘
 未必然也觀詩曰以南以雅及禮記胥鼓南可見矣
 ○夫子曰鄭聲淫又曰放鄭聲又曰惡鄭聲之亂雅
 樂也先儒謂鄭聲鄭衛淫奔之詩故朱子輯詩傳鄭
 衛二國之詩皆解為淫奔者所作之詩如青衿雞鳴
 諸篇據小序則非淫奔之詩集傳必解為淫奔之辭
 而孔子斥鄭獨甚於是乎乃曰衛風男悅女也鄭風
 女悅男也以此為鄭衛之短長竊謂孔子斥鄭聲者

不以其辭之邪正而以其音之雅濫而取舍之也故
不曰鄭詩而每必曰鄭聲可見以其聲音之不正而
斥之矣王陽田汝成有放鄭聲說見史綱疑辨其說
曰鄭聲非鄭詩也聲者樂之主也邪正之所由也夫
樂一也而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故詩雅矣而以鄭聲
出之則病乎詩雖清廟不足聞也詩濫矣而以雅聲
節之則病乎樂雖后夔不能飾也其說得之且雅者
亦是聲之雅故詩曰以南以雅鄭聲孔子較之于雅
則其亦以聲音言也明矣況以辭而已則丘中有麻

彼留子嗟之蕩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莊邪正分
明有耳者能辨何憂乎其混淆因思當時樂之濫者
不特鄭衛故禮曰淫樂慝禮唯鄭聲依竊律呂竊巧
極妙能變亂雅音猶紫之能奪朱也黑闇之物能亂
朱乎淫蕩之詞能亂雅乎夫子惡鄭聲蓋以音耳
○程大昌詩議十七篇其言辨博多前人所未發其
首篇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
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
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未有國風一名然猶

恐夫子偶未之及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二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

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又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見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獻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劄南箏者詳而推之南箏一南之箏也劄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

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
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其說
詳載焦氏筆乘

○風者民間之所流行猶風之動物如後世里巷歌
謠及竹枝曲柎枝詞是也賦者直賦其事以相贈答
春秋時士大夫互歌詩以相贈答賦某詩幾章是也
如今人唱歌曲以侑酒一般此二者蓋一類也比者
誦其詞以比物或褒或貶各有所託興者感其詞以
有懷論語所云可以興是也此二者亦一類也雅者

用之于朝廷取其聲之雅正頌者用之于宗廟取其
褒頌祖宗功德此二者亦一類也凡此六者皆在用
者之取義如何而非詩定有此體也今有一詩民間
流行則可謂之風詠歌相贈則可謂之賦倚辭以譬
則可謂之比觀以有感則可謂之興奏之于朝廷則
可謂之雅薦之于郊廟則可謂之頌如孟子左氏傳
所引詩多比興之義故六義通三百篇而一詩各具
六義雖然非一詩各必具有六義蓋一詩或通數義
亦隨讀者之見識兼通多義也

○滄浪之水本咏水之清濁而歌則固是賦也而民間傳播孺子亦能歌之則可以謂之風矣漁父取其與世推移之道則是比之也夫子感其有自取之道則是興之也若用之于朝廷于郊廟則亦可以為雅為頌矣詩之具六義可以此例推之

○詩與樂不同詩是今三百篇詩是也其中如二南雅頌可被之樂其他未必盡可做樂奏樂是韶武大夏等其詞亦不盡載於詩詩與樂其用不同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可見矣先儒謂孔子所定三百篇

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鄭衛之音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二百篇之數又謂鄭衛諸篇將奏之何等宗廟薦之何等鬼神哉此直以詩為樂也當從程大昌說

○尚書一經古昔聖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歷象授時而天文明矣封山濬川而地理分矣敬敷五教而人倫立矣以至禮樂兵刑官才安民凡治理之具莫不備載爾後雖時有沿革而宏綱大要萬世永賴不能復出其範圍焉豈翅群經之祖已哉乃人極之

所以立也但其書厄于秦火而簡冊不完託于孔壁而真贗難辨此學者之所當考究也

○大抵今文真而古文僞然古文中亦有真語有粹語又有可疑者矣如大甲所云天作孽猶可違武成所云前徒倒戈等語孟子引之其他左國記禮所引皆在于秦火之先今具載于古文可信其為古語也如秦誓所云天地萬物之父母說命所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諸語雖未見其所出稽之六經粹然聖脩之遺訓也唯大禹謨畢命所載其言甚傷精微似非

名言

唐虞二代口氣此其可疑者也通一書須真中辨疑在一篇須偽中認真此讀書之要訣也

○書有今文古文之別今文二十八篇出于伏生口授秦漢以來相傳最可據信者也古文二十五篇本今文二十八篇分舜典於堯典分益稷於臯陶謨分盤庚為三篇分顧命於康王之誥并書序為五十九篇託自孔壁出隋唐以來行於世唐孔穎達併為正義其餘逸者四十一篇有篇目及小序而失其辭然古文尚書其書晚出可疑者最多矣先儒宋吳才老

王耕野著
藏于六

朱子趙南塘元吳臨川王耕野明趙昉梅鶯郝敬歸
有光吳廷翰徐與喬等皆言其可疑最可信也大抵
今文書艱澁難解而古文書平易讀偶驪鋪排不
類古書文體且觀三代君臣之間相告語不過敬天
治民舉賢慎刑等事而無心性理氣微妙之說大禹
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
下民若有恒性畢命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此等語
皆古文所載而今文中未嘗有可知其出於後人之
傳託而非上世之真書矣吳氏郝氏梅氏說載于左

○元吳澂二經叙錄曰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
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異何哉晁錯所授
伏生書以隸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
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
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
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
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
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
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

今文書一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
十六卷者卽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
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
雖在而辭義無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
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
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
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一十八篇爲二十三雜以新
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
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

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
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
八篇流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
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盡難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
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采
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
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
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
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

者不一乃至一人手而定爲一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

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氏之所疑者如此顧激何敢實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明郝京山時習新知曰余嘗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不似舜語與虞書晉六句皆出尚書古文後人僞增也讀荀子解蔽篇引道經云云豈道經卽尚書耶如別是一書非舜言足證矣

○國子學正梅薦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一篇傳自伏

生口誦者為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

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有成書今藏余家異日當板行之見焦氏筆乘

○古者二典合為一篇謂之堯典亦謂之帝典登降

二女子媯汭嬪于虞帝曰慎哉下直接慎徽五典五
典克從偽撰古文書者欲多篇幅足百篇之數分慎
徽以下名為舜典於是堯舜二典分及南齊時豫章
內史梅賾所奏上舜典起頭有二十八字曰若稽古
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
乃命以位蓋後人以起頭突兀又偽撰好語以擬堯
典篇首體耳孔疏蔡傳平列本經不復甄別千載之
後孰識假託之妄而非虞史之筆又按稱舜曰重華
出于離騷固非無憑其曰玄德則可疑也宋王文憲

柏書疑曰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莊老之言而
晉之所尚愚知其決非本語也黜之無疑其見超矣
予謂玄是黑色如玄衣玄玉皆是黑色物古者贊聖
人之德曰明德曰昭德取其至明不掩既稱曰濬哲
文明奚復以玄贊之唯老子有玄德之言又曰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故後世括其道之大旨曰虛玄當時
六朝之所尚遂以竄于典謨耳

○易本占筮之書耳因陰陽之消息盈虛立象系辭
以示人事之得失非專講脩己治人之方也然亦非

不問是非而徒吉凶利害之擇也。如師是說軍旅訟是說決獄家人是說治家之道。但當時典籍罕少而訓誡之方未弘於世。有事則就而問吉凶無事則習以審是非。故系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所以易有卜筮義理二端也。人謂至夫子始以義理斷之。夫儼然一筮書夫子豈擅自改易以爲訓誨之書哉。蓋從前已有此二端。夫子特從其可從以爲教耳。觀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可見矣。

○易有卜筮義理二家。觀夫子可以無大過之言。則蓋做義理之書。看萬世學者爲孔氏之徒。而爲學則當從夫子之言。以義理見易。避盈滿而居退損者。易之教也。故可以無大過一言。足以蔽之矣。王弼解用老列之旨。唯程子傳獨得夫子之意。其說或多岐難曉。而言言是實。於日用當務尤爲親切。先子言離經孤行亦是一部好書。其格言要語多收載近思錄中。最宜體悉。

○易伏義畫卦文王系卦辭周公系爻辭孔子作十

翼所謂易歷三古四聖一心者也伏羲作卦見於系辭文王系辭始見於荀子書曰文王囚於羑里而作易孔穎達曰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引緯書及史遷之言爲証一說爻辭多是文王以後事如王用亨于岐山箕子之明夷者多故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從此說朱子曰象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是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爲周公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今考大傳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

與紂之事邪其辭危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皆疑辭也鄭學之徒據此遂以爲文王周公之作雖朱子亦姑遵依其說而已耳未敢以爲實然至夫子翼易之說惟見於史記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他無所考歐陽永叔趙汝談雖疑其非是而徒爲一人之私言天下學者之所傳專據漢唐諸儒之說而莫敢容疑學者須審其源委焉

○彖中或說剛柔上下先儒謂之卦變凡二十許卦

既濟未濟皆二卦反對相列番轉則只是一卦象言卦變者二卦相對中互相往來耳自內卦而上外卦曰往自外卦而下內卦曰來假如賁卦與噬嗑反噬嗑六五來于內卦而居一剛之間初九往于外卦而居二柔之上故象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他卦可以此例推後閱明梁山來知德易註適與予說同近得曹學佺可說鄒德溥易會亦從來註來氏取錯綜之義名曰卦綜

○六十四卦大象皆舉卦名唯乾卦曰天行健而不言乾先子述古義云健當作乾以音近而誤也大象皆舉卦名不應乾卦獨舍卦名而別取義近閱經解宋河南吳仁傑易圖說曰象傳六十三卦始於地勢坤終於火在水上未濟皆有卦名獨乾曰天行健者字書乾一作健豈本作健而傳寫之誤遂以為健耶乾坤其名也健順其訓也乾健坤順當一體言之此言天行健則坤當云地勢順矣六十四卦豈容乾獨異於諸卦也哉明鄒德溥易會曰健當依晁氏作乾

趙氏輯聞曰集韻乾或作健當是健訛為健此一說
 適與先說符但因古文書言耳大抵人所見不甚相
 遠先子治經或會獨見與古人脗合者有之吳晃說
 先人云亾之後而得是恨恨耳

○乾元亨利貞本是占筮之辭耳他卦如隨屯亦皆
 有之象每釋云大亨以正唯乾純陽之卦首于諸卦
 故象別發其義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卦亦然文
 言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性情也蓋以元亨
 之元為一元氣說此皆移占筮之辭以就天道言未

嘗分為四德也唯文言中解做四德云元者善之長
 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
 子體仁足以長入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
 專就人事而言亦未嘗說天道也後世遂解為天之
 四德曰在天曰元亨利貞在入曰仁義禮智以分配
 四時五行千載相沿不知其有別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其下繼之曰君子體仁足
 以長入蓋專就人事說此非以天之元配之于人道

之仁也直以元為仁也玩文言本文自可見矣大抵古人之說書如引詩書易等語各隨所見別發新意不如後世注解牢貼章句以釋本文也如易十翼尤然然則元者善之長也者固與卦辭之元異而亦不與乾元坤元者同此只把做人道之仁說

○乾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此明大人之德在好學與行仁也坤九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

明君子之行在敬事與行義也非卦有此義也依傍爻辭別立一義以發揮其蘊耳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乾取仁而坤取義互相證明以說陰陽之義仁義雙舉定為人綱夫子之所未述其與以同也庶幾演不遠而復俱出於夫子之後乎

○春秋魯史之名夫子就加筆削汰其繁文正其名例於是春秋始尊矣二百四十四年之間善惡淑慝粲然方策無所遁其情此孟子之所以儷其功于禹

周公以為三聖也。自後世記籍詳備之時觀之，其辭甚約，如通鑑目錄甲子會紀，但舉其綱而不詳其目，覺無甚意味，以其出於聖人之手，強求奧義而不得，乃云寓褒貶于一字，誅亂賊於既死，然其義例先後矛盾多不相合者，信者以為聖人刑書疑者以為斷爛朝報，孰知自書契以來有大事則成篇，唯傳典謨訓誥，未有編年排比如是之明且備者也。故曰屬事比辭，春秋之教也。載當時事實，垂之萬世，善惡淑慝無所掩覆，而後世史籍其緒實自春秋則其有功於

世教為如何哉。外此而別求義，則不失穿鑿流於傳會乖聖人之意甚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言春秋所載皆天子之事也。非謂作春秋者是天子之職分也。自褒貶之說興，而以為當時諸侯大夫僭亂之罪，天子微弱不能致討，故夫子代之行賞罰，寓褒貶于日月名字爵位之間，以正其罪，所謂代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也。遂以此意解天子之事，謂代行天子之事也，尤誤矣。蓋天子之事者，謂禮樂征伐之類，此皆天子之所

當行者而孔子以匹夫而記之猶之艸莽之士錄朝廷登除有僭越踰分之懼亦不得已之心也故有知我罪我之言非言代天子賞罰之權也

○趙岐曰世衰道微周衰之世也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胡氏春秋傳序曰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此皆以褒貶見春秋所謂託一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者也蓋言代天子而行賞罰於既死寓褒貶於日月名字爵位之間遂

有華衮斧鉞之說宋溫陵呂大圭曰以春秋為天子之事此自孟子言之爾非謂聖人之作春秋本竊天子之權以行賞罰也且夫叙彝倫立入極位天地育萬物皆天子之事而豈徒曰賞罰之哉大圭最善春秋著五論甚不服褒貶之說故其言如此然亦不得孟子之意先子云天子之事謂禮樂征伐也蓋周室衰微而天子不能統治天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所載者是也故孟子謂之天子之事言春秋所載天子所為之事也非言代天子之事也又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事字相照言五霸行天子之
事彼此併攷其義自明大抵經之失學莫甚於春秋
而亦莫古於春秋公穀二氏在周季已錯說後世如
呂大圭或斥褒貶之說然其說不大行因謂後世治
經者集註大全為主著諸功令推為正宗旨趣稍異
焉者斥為一說排為異見而宋明以來諸儒一見可
取者甚多然其人或不足取信後世其說亦不成一
家言散見乎劄記小說之中者不可勝計非博綜廣
覽拆衷以聖言孰能辨之豈止春秋褒貶一事已哉

○孟子集註解天子之事亦取胡氏說然朱子說春
秋尤不服褒貶之說或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
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其事則齊威晉
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
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
如是者尚有數條至比郢書燕說不可謂未定之說
豈脩集註因古來舊說姑載胡氏說耶須參語類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說者謂春秋
字寓褒貶誅姦諛於既死故亂臣賊子懼此說最不

可曉春秋所誅者弑君賊父如翬閹商臣之儔當時身歿已久矣雖剖棺鞭尸固不及於懼若夫當時之亂臣賊子在春秋已成之後雖肆其暴惡而不及載亦無由於懼然則何所懼乎蓋周室東遷詩道廢絕美刺不明乎天下善惡淑慝與時俱亾而善無所勸惡無所沮故孔子作春秋使善惡是非之迹暴白於天下後世因是亂臣賊子憚於爲惡始知所懼後世之史如史記通鑑亦續春秋之緒而作此亦孔子之意也何寓褒貶於一字之間而能使亂賊知所懼乎

哉

○春秋正月辨宋元以來諸家衆言殺亂殆成聚訟先子厭其太傷煩猥不務考究然學者或質問不已大抵先儒之說不過二數途胡康侯傳春秋謂夏時冠周月蔡九峯解書謂改時不改月或謂二代通用夏正無建子之正子謂自唐虞而上邈焉無徵堯典曰日中星昴以殷仲春則當時蓋以建寅爲正也自是相沿以終夏世而不改至商而先一月爲正用丑至周又先一月爲正用子於是有一正之名二代之

時每易代之際必改物如賦之貢助徹學之庠序校器之瑚璉簠簋以至旗常車輿之制一代各異一代之制亦上世之風尚然也然則各建正朔互不相襲可知矣然建寅之正既得天時之順人間通用習熟亦久意者當時事係公式則用時王之制而世俗通稱隨便爲言焉耳故六經之間兼有二正春秋紀年事關公朝故專用周正所書春王正月建子今之十一月也故左氏傳曰春王周正月杜預曰言周以別夏殷蓋曰王正月則對夏商之正言時王之正耳若

不然何以言王正既稱王則春亦從改若不然夫子亦何以曰行夏之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二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亦何以爲異而記之耶周正建子較然矣唯詩一經專用夏正豳詩作於商而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雅作於周而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皆今之月數也蓋人間通用仍襲夏時而不必用時王之制也先儒強欲一之甚費分疏元張敷言改月數議其說最當見元文類曰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

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為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言亦各有所取也

○春秋三傳公穀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於哀公十四年四月己丑孔丘卒公羊氏曰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何休曰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大平以瑞應為效也穀梁氏

無說獲麟之說始乎范甯曰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乎疏云孔子有王者之德故亦感得麟來應之杜預曰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先儒以為制作三筆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故余以為感麟而作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按諸說不同范氏以麟為瑞杜氏以為虛其應則非瑞也胡氏則

專從范氏說然聖筆絕於獲麟千古無異說矣先人
說夫子因魯史舊文起筆於隱之元年隨其見聞終
身續書以至哀公十六年而卒游夏輩記四月己丑
孔丘卒一向以明此經爲夫子之所脩也左氏所傳
是也公穀本一家學其本偶脫獲麟以下二年經後
之諸儒遂隨文生義殊致傳會大抵漢時諸儒治春
秋者專尚公穀自劉歆移書大常博士而後左氏始
行于世獲麟之事粗見於左氏但記物異耳與經書
有賦書多糜書鸚鵡來巢一例事體非一經起止之

由杜氏敦尚左氏至稱傳癖而專依公穀本曰夫子
感麟而作者何也吾觀夫子之教不語怪力亂神以
防人之惑於妖異之說而欲脩萬世大典託麟以始
何以爲孔子知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世衰
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
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推其功配之禹之治洪水周公
之兼夷狄驅猛獸以爲二聖而無一辭及獲麟其明
晰如是最可證者也倘當時使麟不出春秋其不作
乎甚矣人之好怪也蓋魏晉之間諸儒未知尊語孟

妄意臆料以立其說胡氏之時語孟既表見乎世儒者之所尊信既引孟子而又襲范氏說者何哉

○禮記出於漢儒之手有制度有事實有議論二代聖賢之言行政事賴以傳後世者實為不少然其中亦有可疑者矣後世將何以審其真偽覈其是非哉但當以詩書語孟為之折衷以擇所從耳據子不語怪力亂神及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則知所云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等語非夫子之言矣據曰魯與其易也寧戚則知禘祭之禮甚傷煩細非夫子之

所取矣封建井田之制與孟子不合禮運所言大同小康之世樂記所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亦皆出於老莊之旨而依傍剽竊以立其說耳此皆可疑者也其他可以此準知矣

○禮檀弓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夫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夫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鄭氏註云行道猶行仁道此解尤難曉陳氏曰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然而遂除之者以先王之制不敢違也子謂

此解亦不當行道之人固謂路上凡人如孟子所謂
行道之人不受之云夫子之意言先王酌中制立容
服之禮使人不敢違若不然則於行道凡人亦皆有
不忍其死之心豈可盡服其容哉因子路有吾寡兄
弟而不忍之言故夫子答之云爾行道之人影拂而
言明五服之等不可亂也若陳說則行道之人對子
路而言尤無落著此古之詞簡而意長者諸解俱看
不透近得曹學佺解亦如是說

○禮檀弓棺束縮一衡三衽每束一陳澹注衽如今

良則子所謂良則子者亦難詳其制六十年前華人
陳元贊者投化在京師先人因人叩良則子事元贊
沈吟稍久抽頭上簪示之曰卽此物也先人後得青
藤山人路史者詳載其制乃法則子非笄也方密之
通雅亦有其說其物兩頭濶而中窄狀如腰鼓故以
比衽蓋便以結束也

○古人無推日食法與彗孛地震做一例看推日食
始於三國之時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
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考課陳密而

已大衍曆議云黃初已來治史者始課日食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春秋日食三十六胡氏謂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此說不然也禮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則廢又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接祭而已矣又曾子問曰壝引至于暝日有食之則有變乎孔子舉嘗問老聃之言曰夫樞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若使其時如後世曆法之精預知其交食遲速之度則先王敬天

之至必不可方是時而朝諸侯行喪祭也可知矣大廟火后之喪雨雪服等事皆不可豫知之事曾子併與日食而問之孔子亦言其遲速之不可逆知則古者無推日食之筭法斷然可見矣記禮之書固多附會之言設使古有食筭之法亦必不如此為言然大陽之體俄爾暗蝕可以為常數而不慎哉或曰聖人智周萬物豈有不知筭食之理此後世之見耳大抵人心風俗古厚而今渝制度儀法古畧而今詳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在於愛人利物之無窮而不在盡

知天下之事假使不知推食之法何害為聖人
○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食
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陳澧集說曰一溢二十
四分升之一也清人納蘭成德字容若輯宋元諸儒
經疏叢為經解收百餘部皆全書凡七百冊元祿甲
戌歲初來于日本其中有禮記補正專正陳氏之漏
畧曰鄭註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
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集說刪去一升但云二十四分
升之一則米不及半合矣不知何據豈從王肅劉遠

滿手曰溢之說耶胤檢鄭註明言一升二十四分升
之一陳氏蓋誤脫一升字也

○漢唐之間甚重孝經而不貴論語梁皇侃性至孝
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唐玄宗天寶
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當時之所尚者可見矣宋儒
先却不取孝經朱子曰古文孝經亦有可疑處北宮
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
都不接續全無意思只是雜史傳中胡亂寫出來全
無義理疑是戰國時人鬪湊出者又曰胡氏疑是樂

正子春所作樂正子春自細膩却不如此說又曰見程沙隨說向時注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僞爲者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非聖人之言必若此而後可以爲孝豈不啓人僭亂之心按此諸條注胡程諸儒以及朱子皆疑孝經之爲假書從前諸儒之所未經道者豈不卓識乎因思孝經中固多格言信其爲聖修之遺訓施諸日用固其有補然較之論語則其旨有不同魯論二十篇括乎一箇仁字而曰君子太仁惡乎成名則孝弟忠信亦皆在其中

答諸弟子問孝則只舉事父母之道以告之而未嘗語之以修齊治平之方也孝經則脩齊治平許多工夫歸宿于一箇孝字而分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以明之夫百姓日用仁者見其爲仁智者見其爲智各隨所見殊歸而同塗天子而能安天下則永其寶祚諸侯而能安其國則保其宗社可以爲仁可以爲孝固亦無不可然孝專事親之道而仁則安衆之道本有大小偏全之不同二書同出于夫子之言則豈一其旨哉先儒之說實可信夫

○漢書藝文志首叙易書詩禮樂春秋以爲六藝而繼之以論語孝經春秋則有左氏公穀三傳爾後樂經無聞又加周禮儀禮孟子爾雅以爲十三經自唐及宋諸儒各有註疏世之治經者循守其說以爲據焉宋興百年鉅儒輩出不唯濂洛之旨爲然歐蘓王氏亦皆有所闡明及南渡後朱子折衷先儒之說以註述六經後之學者奉以爲楷程而漢唐之舊說廢焉大抵自三代之隆下接戰國經傳之旨雖有煩簡醇疵之異要在事實自漢而後則徒究訓詁自宋而

後則專本心理自是而後工夫訓詁亦隨一變此論世者之所當識也

○宋之儒先見道亦不必同周子通書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宥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爲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蓋以誠爲人之本以存義禮智信爲道德而其性之者爲聖復之者爲賢至言性則以剛柔善惡中爲性大極圖說所謂五性感動是也程子受學于周子然其述好學論則曰五性其爲仁義禮智信蓋周程言仁義禮智不同而據蓋

子論之。周子之說爲近。周子著太極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程子易傳註復見天地之心曰：動之端乃天地生物之心，濂非王輔嗣以靜見天地之心之說。曰：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蓋周子以靜爲道之本，程子以動爲道之端。而據易論之，程子之說爲是。乃朱子之解經言動靜則主周子而言仁義則從程子，其異同自可見矣。

○周程張邵司馬之六君子者，出處在仁宗哲宗之間。朱子爲贊號六先生者也。其學問主意亦各不同。

一、程學於周子，周子專說太極，而程子未嘗言太極。周子以仁義禮智信爲德，而程子則以爲性。已詳于上矣。而邵子祖易專說象數，張子專說太虛太和，亦不言太極。至溫公則亦甚異。祖揚子雲而疑孟子專取性善惡混之說，自程朱子而後靡然說理氣體用，專以仁義禮智信爲人性所具之理。前此諸儒則未必皆然。

○學道者須如孤軍臨大敵，如單身陷重圍，有進一尺無退一寸。參倚羨墻刻肝銘骨，不可少生自安之

心不可少萌怠墮之念而後纔足以異於眾人矣斯道之大斯身之微以不逮之資生千載之後雖心心念念時時刻刻明目張膽專心致志以求之尚恐難致況乍作乍輟如存如亡退託于暴棄之域自畫于懶弱之質志馳于將至之鴻鵠目奪于過門之軒冕或趨于多岐或誘于外好斯道之成其可望乎歲月如流可畏可謹

○爰稽古者吾先王之治當時風氣簡朴民心敦扈上下相忘安于不識不知之天未有禮文制度

可徵為方

應神之馭寓百濟國致貢經典學士其侍子腆支博士王仁寔來由是文籍興焉虞夏之大典鄒魯之遺訓譯以國語會其義趣隋唐之間世交使命如粟田真備之聘問仲滿逸勢之留學偉人才子屢賓唐廷慕其禮樂熟其辭令始乎聖德之冠位成乎淡海之律令制度文為一準貞觀開元之成規祖周叅漢粲然大備朝有大學圖書之設禮有釋奠科第之儀八省列乎內七道藩乎外家有文學國有博士詔誥典策

郁郁乎文哉爾來相襲率其舊章加之延天之好文
管江之專門文雅之盛於是可觀逮保元平治之季
天紀俶擾至治承文治之年王室不靖危乎建武厄
乎應仁其間四百有餘年詩書禮樂日就湮替否傾
而泰紉極而復慶元建案以來昌運丕闡聖猷塞
而再廓文業墜而復續經典盛行士儒輩出天下之
人復知有周公孔子之道矣重熙累洽四陲無梗閩
裔吳舶競輸異籍鄭孔何馬之傳變而程朱陸王之
說興吾輩小子抱遺經于艸莽之間得與一二同志

講討研磨者豈不太平之餘化先王之遺澤乎

○先子生于寬永之丁卯而終于寶永之乙酉初窳
河南考亭之微旨兼參青田新建之奧義直泝洙泗
恍然獨得未強教導青衿麇至註論孟則有古義解
中庸則有發揮總其義解則有語孟字義詳其受用
則有童子問微顯闡幽大義粲然長胤日侍親闈飲
其提誨千聞一得僅了大義雖做趙括之讀父書竟
愧揚鳥之與玄文今音容日邈微言易渝尚奉承遺
旨不敢失隊因本所聞乎家庭之言而叅諸所得於

愚慮之意據經援傳錯雜成書其或有不當自當就成書訂之不敢以管窺之微而自取貂續之僭云

其其通于四一辭也... 慎微齋集

辨疑錄卷之四

辨疑錄跋

語云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蓋知言讀書之本也知人讀書之要也知言知人而後聖賢之書可讀聖賢之學可庶幾不然則為多端眩無所取法師家之書每論古今異同者為是故也好古之士其諒之弟子董梓

事且膺校討之任仍記歲月云

享保十八年秋七月朔小貫徽典拜書

之書可覽至謂之學可感幾不遂因於

也味入覽書之要也味言

聽其言不味其人可乎蓋

語云不味言無以味人也蓋子云

辨異錄



享保十九年春正月

京都室町通佛光寺下町

書肆

梶井藤五郎

發行

